

追念 王志望學兄

萬長炎

一九七〇年夏天，在美京華盛頓交大留美同學會開會時，是我同志望學兄卅二年後第一次此見面，在那個時候他講到全家要作全世界週遊，所以，今年從丁普生學兄來信聽到志望兄已去世一年，非常震驚，回想我們在上海交大的行動，有兩件事，在我的記憶中最凸出，民國廿四年，我們全是初級生，常常一同踢小球的有熊琳、李永熹、鄭衍杲、李維楨、糜若虛，同董鐵寶，志望學兄是一個好身手的體育員。

那時候從北方到上海交大讀書的不太多，很多教授用上海話講演，有時也很難懂的，所

以，我找出來幾位說國語的同學（徐仁傑、黃子長、宗九齡、湯心豫、王雅文、志望兄）對教授送一張緊急要求，所有講演一定不要用上海話，只能用國語或英語，所有的教授（連陳石英）全贊成了，雖然志望兄是從無錫來的，可是他知道用國語講演是很要緊的，這種合群精神很值得褒讚。

民國廿六年我們分科以後，因為抗戰時間很難彼此交往，所以一直等了卅二年後再見面，真是光陰如箭，不料志望兄突然逝世，實為工程學上的大損失。

卅載不見 一面竟成永訣

敬悼 王志望學長

趙佩之

去年八月見中央日報海外版所刊志望兄的訃聞，大為震驚。當時簡直不能置信，因為，志望兄嫂甫於六月底時來舍間小聚，當日談笑聲色，歷歷均在目前。事隔僅逾月，怎能有此慘事發生？後來此間校友蘇紹禮兄一家由波士頓度假歸來，證實此惡耗。三十年未見，一面竟成永訣，每一念及，悲感交集，不能忘懷。

志望兄與我同於民國二十四年夏考入上海母校，他攻機械，我讀電機。一二年級時同住新中院上院，時常見面。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母校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臨時校址，學生散住各處，與志望兄會談機會漸少。兩年後畢業，各奔前程，志望兄去成都進入空軍機校高級班，我則赴昆明中央機器廠，此後三十一年，兩人完全失去聯絡。

我自卅七年秋來美，一直在伊利諾州立大學執教

，初來時母校校友有二十餘人，後來逐漸分散，至今連我在內僅四人，同級校友則更少遇見。

去夏六月中旬，乘赴麻省康橋開會之便，偕內子及小女探訪東部親友，小兒在伊大暑假就讀，未隨行。廿五日倦遊歸來，小兒告知有一王君，自稱爲我交大同校，臨舍訪問。所留『王治』中英文姓名，我看了好久，不能追憶『王治』乃何許人？二十七日志望兄嫂再來安把那，參加交大校友下一代的婚禮。是晨十時許，聞有人按門鈴，啓門一看，原來是志望兄！他畢業後易名治，但我不知，怪不得索盡枯腸，亦無法得知其人！這許多年不通消息，海外相見，高興萬分，等不及坐下就大談起來。他豐彩依舊，精神極佳。啓文嫂謙虛隨和，與內子一見如故，女公子學英活潑可愛，對於幼弟招呼備至，小公子學理彬彬有禮，令我等不勝仰慕之至。內人因剛自遠行歸來，倉

以簡代悼念

促聞不及烹飪午餐，祇得去附近一家中國餐館，隨便吃了一頓。一面吃一面談，自追憶在徐家匯母校時瑣事，到來美後各人情況以及當時 志望兄準備回國籌劃公司業務等等。飯後走馬看花地導遊了伊大兩所新建築——比較別緻的禮堂及藝術館之後，即伴同他們去美以美會教堂參加婚禮，看他們把車子停好，走進教堂大門時還頻頻向我們揮手告別。

此後一週內，志望兄曾來明信片及電話，邀我等於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去他印第安州住處再聚，我因外出兩週有許多瑣事待理，未果行。不久他們全家即回東部，約好我們如回國觀光，一定去拜訪，誰知竟此緣吝不能再見一面？志望兄仙逝消息證實後，因不詳啓文嫂行址，未能去信慰悼，歉恨萬分。

志望兄性情爽朗，心廣好友，在美這些年，走過不少地方。凡有交大校友之處都專程拜訪。他學識豐富，經驗廣博，辦事能力極高，正能為中美兩國合作經營一番事業，忽而撒手西歸，壯志未成，拋妻別子，是家人親友之不幸，亦國家社會之損失，怎能令人不一灑同情之淚？幸而他一雙長兒女，聰敏好學，均已考入美國頭等學府，並都獲得獎學金，後繼有人，可慰 志望兄英靈於地下矣。

悼念王治學長

張 汴 增

王故學長治，係上海交大民國二十八年機械工程系航空組畢業，王兄在校時本名為「志望」，畢業以後才改用單名「治」，王兄係已故唐院礦冶系主任王鈞豪教授長公子，又係江蘇無錫石塘灣望族，弟以同班同鄉之誼，實義不容辭的寫幾句追悼紀念的話，王故學長又係同班同系同學吳作泉兄之舅爺，但早與吳兄失却聯絡。

王故學長，祖居無錫，於民國五年十月六日出生河北，在校攻讀航空工程，聰敏異常，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甚急，王故學長不顧一切犧牲，輾轉冒險，到達後方為國効勞，頗為上峯器重，當即奉派來美深造受訓，不久返國繼續參加抗戰，勝利以後先來臺灣接收，然後再自費來美深造研究，對於電子及新式機件，頗有發明，並握有數種美國專利獎狀，同時並繼續入學深造，獲得美國東北大學碩士學位，王故學長生前每次從波士頓至紐約公幹時，總與弟相約晤談或通電話，王兄對於校友會務亦十分熱心，常來紐約分會參加聚會，弟最後一次晤面係於去年（民國五十九年

接奉葉佩蘭、唐慧貞兩學姊，六月十九日及六月廿一日手書，敬悉友聲擬在八月份登載志望兄的紀念文章，她們公私事務瑣忙不暇，仍為大家如此熱心服務，深為感佩，我本應遵命寫交大的一段，不過我想其他機械系與他同班的應該寫得更深切點，所以已轉請張汴增、萬長炎、丁士雄學長撰寫。

至於王太太捐書給交大，運書事和程威廉兄談過，招商局方面他肯負責，沒有問題，至於王太太方面須辦的事，就是這些書需裝在紙箱，寫了收件人新竹交大圖書館（和收件人姓名地址）由招商局轉運，紙箱上需用繩綁住，然後請波士頓同學會出面叫 Railway Express 到王家提書，運交 N.Y. 招商局，這筆運費大概一百磅十多元，在交 R.E. 前，需與威廉或弟聯絡，以便告知確實交書辦法。

運書出口，需請出口執照，比較麻煩，頂好借用去臺同學（例如朱蘭成兄常去臺灣）那就毫無問題，不需執照，不過發件人需用這位去臺同學名義比較妥當，從 R.E. 交書給 N.Y. 招商局後，一切費用和手續威廉兄會負責辦理。

謹以這封短簡代表我對王治兄的悼念。

弟 丁 普 生 敬上

六月十二日在華盛頓交大美洲校友總會第二屆大會時，王故學長偕夫人及幼公子遠道同來參加盛會，非常熱鬧，當時弟已獲悉王故學長被聘於美國 P. R. Mallory and Company，預備返台籌辦電子工廠，正在美國各洲參觀考察，不幸積勞，於彼此分別不到兩個月內忽然急病逝世，惡耗傳來，在美校友聞之均非常痛心。

王夫人梁啓文女士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，頗為賢慧能幹，長女公子及長男公子均在入大學年齡，幼男公子尚在高小，書香之家，生活清高，遺眷仍留住波士頓城，孤獨維持，並未向校友輩接洽協助，倘王故學長生前至親好友，多加扶持，能照料遺族工作或協助申請獎學金，則有以慰學長在天之靈矣。

王故學長不幸早逝，但彼對於國家過去之貢獻以及繼續發展臺灣電子工業之精神，將永誌不忘，弟不善文筆，特借「友聲」刊載，草草數語，略誌哀悼之情。